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七五・集部・別集類

藏密齋集二十四卷（卷十六至卷二十四）〔明〕魏大中撰……………一

瞿忠宣公集十卷〔明〕瞿式耜撰……………一六五

珂雪齋前集二十四卷 珂雪齋外集十五卷（前集卷一至卷十六）〔明〕袁中道撰……………三二三

藏密齋集卷之十六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 三

答福王

日者大藩以選婚 聞 遣封之期例在來夏
天子特念周親與今歲所稟 請諸藩同日
冊命不以大中爲愚不肖使載 節而南荷
大藩顧念使臣大河以北勞迓之使卽踵相接
也 封典竣事又念使臣遠道風霜不以筋骨

不書牘

十六之三

爲禮至日宴勞行日宴餞侑之金悉以數百計
且每辱使 命情詞懇款殷勤再三而大中執
其書生之諒愚不可移方懼討茲不恭未從原
宥乃甫田道上信使前驅加邊旅旅所爲杯盤
臺飭之屬咸具而金之爲百者五何其厚也重
以書命諄諄娓娓若慮大中之復不敢當而要
之以必不可辭也顧大中誼不敢當而必不敢
以不辭也蓋大中業已詔祿于 朝傳食於道
大藩之賜雖受之無所用之方今山海戒嚴成

卒乘障其以犒邊邊士比於投醪大惠也一介
馳驅寧足厯大藩之眷眷而不已亦惟曰自

天子所謂我來耳推此勞使臣之心爲 天子

勞軍大敬也大藩賜履在天地之中陰陽之會

蒙休襲慶無蜀之奢魯之妖爲大藩憂而遠軫

衝邊力獎 王室大忠也建藩之始 神祖眷

愛特切廣置莊田連州跨省今關東陷沒金甌

闕傷 在天之靈必有恫焉不寧者而以食租

承稅之饒佐封椿之不逮大孝也以 神祖之

不書牘

十六之四

愛于 先皇之介弟 今皇上叔父之親而助

邊爲諸藩先大順也設以數百金者爲無當於

太倉之稊米而大藩初建食寡用舒倍之十之

百之惟大藩自命大義也數十年以來忠肝義

膽憤積疑填大藩之心尚未白於天下今乃損

國犒邊令海內聞且見之曰福藩之不植其私

而以急公家也如此釋羣疑集衆美永帶礪目

前無急此者伏惟不鄙勿細采而行之如親受

賜 壬戌十二月初一日

藏密齋集二

〔明〕魏大中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九九毫米寬三〇六毫米

答劉范董

撫晉而得台臺則晉重朝端之失台臺也則朝端輕內外輕重之間當事者似稍失其所位置乃日者風霆之所摧擊祥麟瑞鳳皆墮驚眩台臺而在亦必爲羣小所側目矣則先以台臺重晉而稍需之異日以重朝端未可謂天之無意於台臺也

壬戌十一月初一日

答劉是庵

鼎革之秋翁臺以隻手定鳴牝之恣而委裘不

不書牘

十六之四

亂舉數十年泣麟歌鳳之彥而畢升之朝一時乾坤有開闢之象雖中讒以去而其心若揭其功難沒也遼事敗仗者以經臣爲竄欲舉向之推轂者盡推而內諸其中非司寇毅焉議辟劃然中分債事還之債事正人還之正人所傷多矣宗伯總憲先後責舊輔以春秋之義而種毒於當道之豺狼一時計數非南人之握算不勝非北人之通臭不靈非齊人之砥鏘不銳於是嗾名還者曰總憲將不利汝嗾勘邊者曰名還

者實將仇汝宣城之門人又日爲其師營出以

翻盡從來之案而礙總憲副憲之在眼也寄籍

於京罷官於京而日與正人爲難者紐南北內

外之會而操其勝講學遂爲世屬禁矣顧其勢

處勝其理處敗高邑入朝另有一翻氣色善類

知不盡空也所徵嘆者貴鄉之芳艸化爲蕭艾

日沾沾爲崑宣効首功而傾賢者以謝過驅新

谷以事人圯族之惑乃滋甚耳不肖每犯皆衆

小人之人雖被命以出難免於今之世矣 主

不書牘

十六之四

上聖明衆正念翁臺甚行不久召還也

壬戌十

一月初四日

與朱白嶽彭觀民劉長源

錢生以俚語結束被摘非弟所敢知也知其未

髻而爲諸生知其爲諸生而每試高等知其亦

貧而傭經以餬其口耳青年楚楚正復可憐業

荷焚父母之知今又蒙仁兄聯同鄉白之當事

知錢生不同白丁銅臭者以泯泯也

壬戌十

月初六日

與樊鐘陽

是非卽樊然其不齊而崑宣兩字較然易辨雖出於賢者之口知年兄不以榮聽也消長之關在今計典幸偕衆正努力努力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蔣澤豐

弟高臥廣寧門外僧寮中便曠然如在塵外恍然覺時事之可爲而自恨其意氣之不精進而自失也精進則此心可以通金石而同人多同人多則小人退此必然之理天下於是太平矣

書牘

十六之五

今以此語似兄臺也王弘庭儻作別解或銓部以美語奉之此兄臺之責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劉文石

二月間舖商王德李楊等于庫領銀一萬二千從山西買鐵又資部咨從山西支其一萬八千之當解工部者蓋明欲沒此三萬金也舊司空爲其所悞而硬以七千與之原期兩月解至而今安在哉且當時鐵式在庫有三等價亦三等年兄試一查此解到若干也事盡如茲帑亦安

得不空耶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李緝敬

道理平鋪着地年兄所當爲與年兄所當言顯然易見也若游揚數言以了在三之誼則天下有以窺年兄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奉趙儕翁

大中樸樛無足比數不自意翁臺掖而進之若以孺子爲可教也冒昧爲先人乞言辱許以墓門之石感且不朽奉教無幾匆匆別去飲河未滿怒如調飢景逸先生卽志在必歸然所處在綽綽餘裕之地似不妨遲遲其行也何如何如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書牘

十六之六

又

丁巳之主計者與頃之言書院者當先許典處分舊有處分者提出在前可矣用之不勝用也何如何如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陳岵月

世所賴三西耳而江以西常執牛耳而居壇坫

之上江以西而爲小人用則胥天下而爲小人矣顧小人亦何能用江以西惟江以西之賢者爲用小人之說而不覺爲小人用夫崑山猶爲鷺島之伏若宣城之不自愛已罄竹難書矣天下何賴此兩人而沾沾焉今日而言崑明日而言宣也卽或慮彼中居徒之衆勢將復炎吾先爲之效首功則後日之出亦將舍我而不甚毒不知其必不能舍我而不之毒也蒼蔚朝躋毒滿朝紳正人必無噍類而吾獨與若輩逍遙容

不書牘

十六之七

與其間又向所號爲正人者也則何面目之有倘天祚 聖明覓人終伏則此一翻苦心苦口者不幾置之無用徒自喪其生平耶死於虎者其鬼爲俚不以怨虎而反爲虎用日踪跡人以飼虎而飽之得無類是歟弟懼江以西之誤爲小人用而用小人之說復誤出于江以西之賢者惟年兄可以訂其誤而不悞江以西之人故娓娓爲年兄言之若崑宣之于弟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不可相忘之與有出都之人陳說如此

得無笑其不知量耶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韓正堂

羣小鴟張傾危已極消長之關仰賴冢宰不淺仰賴老掌科不淺天下清明無過平之一字是還是非還非邪還邪正還正斯謂極平若是者正者令受一半之非與邪非者邪者令冒一半之是與正此謂不平之極如何如何崑宣唾棄於端人久矣言當用者卽非端人操江與他撫不同須端人可耳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不書牘

十六之八

與郭金谿

其在都不能時徃還也其去不能臚且儼也其別後不能時訊問也而耿耿焉時有郭金谿者于胸中也斗膽戰髯明目者之如在其左右也兄之去方壺兄之去弟不去而被千鋒萬鏑于此吾三人意中各相知也方壺兄已來兄且來意中事俱未了而弟復銜命以出事得無不相爲而跡亦得無相避歟諫職名還古今稀事非大賢不能膺此曠典知兄此出報國之心倍殷

也人苦不得友又莫幸夫我友之卽在我鄉高陽以樞宰督師高邑以鳳望升朝兩兄又一時名還臺省意之與氣配義與道知相與以有成也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侯木庵

弟落落碌碌人耳而辱年況之知耶陰之與陽消長之間間不容髮言路有人票擬得當國家之福然在年兄所處之地皆可於無意中用其指點善類豪休而不知功莫大於此年兄寔圖

不書牘

利之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徐明衡

聚首不常別去耿耿厚養精神時親正碩傳叅聞見以進君子退小人弟之所欲效于仁兄者如此如此弟歸而高臥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汪承景

兩物於此一美一惡美者題之以美惡者題之以惡斯極平矣而惡者艷然其不平平之者遂題美者以惡半題惡者以美半平乎不平乎迨

其甚也惡者盡題之以美美者盡題之以惡而後已此在題之者之原無暇故聽其顛倒不平至此銓曹美惡之眼年兄及明衡兄當世具眼者試以弟語商之如何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李含真

天下事獨倚關中諸賢非其種者弟爲錫之矣而翩然去否也有文石有龍阜其德已不孤而况倡予和女者當不乏人耶消長之關在此在此努力努力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不書牘

與練任鴻

徑大司馬聯疏而入告也兄過弟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確然練任鴻也丁巳之察幾于障天司計之計發前人所未發確然練任鴻也過此以徑天下事仗吾練任鴻也已矣弟臨枕而爲太平之民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姚羅浮

諸荷欬愛難以楮謝所欲懇者敝座師戴公九玄向在工屬以才思磅礴骨氣骯髒被劾以

今作泉下人矣察典恐復及之不肖不但有師弟之誼兼抱死生之戚欲愛其身後之名耳豈幽之典不及白骨冒昧上瀆伏惟鑒原 壬戌十一月十六日

一月初六日

與沈炎洲

天下事非寬腸可以挽回非急腸可以成就幸與二三兄弟正心主之悉心謀之邛切邛切 壬戌十一月十六日

答王霽宇 劉遠總督

不書牘

十六

疆場多故鎖鑰是求循數者碩無踰翁臺卽翁臺亦自謂無踰老臣也夷情虜情兵情一一出其素所燭照而次第布之如指諸掌方側身東望仰藉帷籌以慰舉國處堂之娛顧何以駢駢僕夫爲東道主憂一介之使動煩遠念知麾下必無有枵腹而荷戈者軍務旁午軼掌如喟而雅念及茲更以占壯猷無所不裕如也 聖王不欲久勞重臣於邊還朝在邇先後告停而奴酋之頸尚未係而致之闕下後疇爲繼耶館人

授祭已慙素食續紛邊實誼不敢承對使拜辭心銘嘉惠不一 壬戌十一月十六日

答祝少嵩

徃郵濠而年兄所蒞去濠數十里而遙邇郵沼而年兄所守去沼數十里而遙皆相望而不可相卽契契此心忉忉爲勞顧孔道冠蓋如織誼不敢以屏幃之不給遺地主憂雅意心載之而已王葵老學有主腦復精思入菰知相與以有成也邛邛古道感慨係之今何以得如曩時今何以不得如曩時有府乘惠弟一閱甚厚然便與不便非敢有所意必也 壬戌十一月十九日

不書牘

十六

又。

世固有相慕之殷而渺不能卽如所謂兼葭一方不勝伊人之思者其在今日弟之於年兄是也昨便中致其區區豈有嫌焉駢駢于役邇人授力圉人授馬館人授祭方愧無以稱塞是懼設復勞地主於數十里之外而輒饗其實以飽行橐主旣瘁矣客不滋穢歟唯是四郊多壘所

過之地頗欲知其戶口阨塞兵馬稅賦所在而苦不能詳恃年兄弟之雅敢布其愚府乘之惠受賜已多更荷腆貺似亦未悉弟硯硯之素也對使拜壁幸寬其不恭之討誌更七十有四年所矣所未備得無俟後之君子乎

壬戌十一月廿一日

答丘太丘

計事在邇諸爲計事者亦在邇其欲力持舊案與夫力翻舊案者似皆在肩膊也營營肩膊間致雷蛙鼓自謂合羣策羣力矣而得策得力否

不書牘

壬戌十二月

也 壬戌十二月初七日

又

跼踏中荷庇銜命而出真久在樊籠得返自然之快乃聖賢餘跡事中都者又獲游心目其間所享真踰涯分矣俯仰之間感慨係之獨不得一接快論商畧今曩而書牘儼然如親芝宇顧侏儒何以欲飽伯夷之粟也

壬戌十二月初七日

答胡侍菴

不肖以故事奉節而出不自意邇在汲長孺便

宜發粟之地臺下雖兼綰守土之篆而備兵在汝築樓鼓角不得微簪笏之寵聞令不聞詔古之人有行之者又何敢以下走厨傳厪一介之使耶卽中不肖寧敢曰御節在握吾以餽其口於四方也

壬戌十二月初九日

與陳鳴遷似木

尊公脫然於去畱之際學人開士所難聞計覓爲之銷者數日勉欲撰次數語安能如尊公所自祭也昨對兩足下衰經中俄頃顧盼英秀不

不書牘

壬戌十二月

羣尊公固未嘗死矣聞兩足下各有妙刺幸惠我數冊使我讀所爲陳賁聞乃郎之文爲之讚歎爲之歎歎也

癸亥正月廿一日

與方方石

躬之不閱皇恤其後而一息尚存曷能已已邸報不能多見所見輒復詫人遼事之敗株及其舉之者顧請寬敗事者何以又肉其白骨也疏講學之禁者又欲以募兵旌之攫攘節鉞者且窺其百足紛紛而動也究竟不能言其請寬敗

事與禁講學之爲是卽天翻地覆吾道猶存也
癸亥正月廿九日

答汪太乙。

人固有居止日相傍而同牀各夢了不相涉者
亦復有俄頃邂逅而輒往來胸臆耿耿而不能
忘顧不能必之邂逅之人亦復耿耿焉如吾懷
之所有也鹿鹿燕塵惠蒙左顧盼眄所及溢于
語言勿勿未展每一念及悔其交臂失之幸茲
偃息故園正圖一問西湖之棹寫其夙心而莊

書牘

十六支五

楮隆施儼焉下及何以得此于台臺也踉蹌再
四不能自寧懼自菲薄以方命取戾抑恐負此
耿耿不忘者之積念而幾于自外耳

癸亥二月初四日

答王銘韞

四府備員不十百人後先臺使者十四人首尾
兩人摘爪幾盡年兄此念通于上帝矣抑且有
抱真抱奇而以惴惴躍冶見譏者負生才之意
特甚臺使者苟可與言亦可以此意商之令破
其成例乎

癸亥二月十九日

答陳則梁

不佞一村夫耳於世間高卑諸趣都不領畧間
及山水亦復神動雲岫之遊遂累行厨兼水陸
諸費惻然不寧始溪省高明之好畢竟足欲欲
動便於世多累不必酒色田宅諸擾擾之當憎
却也玄扈先生謹識之請教之期尚圖後訂不
佞自惟救世之心雖切而無救世之手欲于進
賢冠下覘人得一人爲世道加額所以不淡棄
世法耳非以一身口腹有所須于世法中也此

書牘

十六支五

意固難以向人偶爲則梁及之耳兩賢弟所願
見但廿五以後弟當往吳門見趙凡夫爲先人
銘表乞篆端節後皆不佞開關之日矣茲時可
相候也許襄城兄幸爲弟致其不安之意頃晤
廷玉兄乃嫂緣門送揭遣僕婦到舟相看殊繼
縷弟微有所贈而姑媳執義甚堅再四徃復始
受二老嫗一女鬟一小舟相隨侍光景如此知
則梁亦欲問渠近况也并及

癸亥四月二十一

與康味澹。

試事在邇法鑒當空桃李在公門矣卽無三品寧
患其不成蹊也而一二親舊不無望不肖爲之
先容於左右者其淹滯而食貧者尤甚今具列
其名於別楮老父母第就試日之文而高下之
稍爲加等以示鼓舞可矣庶材者亦自見其材
不以不肖掩也至豚兒學濂尚係初學榜尾廁
名已幸萬不敢以不肖故枉其實以塞寒士之
路天日在上無一誑語真切真切

不書牘

癸亥四月廿五日

答丁慎所。

不肖以其一肚子不合時宜者而嚶嚶於人縉
永之好其累賢者更不淺世人不過忌先生作
官耳官於先生何有哉卽不肖原期與先生把
臂入林耳匪必彈冠也邇偶出而見人赤眼相
覷恨不一口吞之嗟嗟不肖之葬人腹中者固
已久矣吾鄉數百里之近有先生有劉光祿先
生不肖卽非其倫要之三人爲衆矣如何如何

癸亥四月廿七日

答朱平翁。

數奉教於鄉長者道翁臺汪存大中甚深茲應
召北發酬對匆匆而遣使惠書勤勤欸欸下交
後進且辱先施豈不賢於古之有士及門而始
勤吐握者哉顧大中何以報翁臺不負翁臺之
盛雅也竊嘗思之翁臺所處天下之第一官也
翁臺之品天下之第一流也以第一流人物做
天下第一等官必事事皆天下第一義而後可
何者爲第一義以人事君相臣之第一義也以

不書牘

十六之七

成就君德之人事君又以人事君之第一義也
大中間嘗仰窺 皇上之淵微矣篤念 聖母
卽邪說紛紜而不可奪致詢王伴則左右休息
而不敢喘皇極照臨正容謹節文華講讀傾聽
汪思夫固爲堯爲舜之資也天祚 聖明適有
能堯舜其君之真儒如高存之先生者生於其
時師傳之禮卽難驟議講讀之職或有專司而
儻以真儒不階翰林用之無路遂虛天所以生
聖生賢之意抑負此有君有臣之時卽別有相

業亦在伊傅周公而下矣以中計之台駕人朝卽當孜孜汲汲觀會迎機延訪真儒以高存之先生爲首更求儒臣如馮少墟先生數人者副之令以原官於講筵入侍講讀旣畢隨侍便殿或將當日所講經書再爲闡釋使義理昭著兼於動履起居薰習德性不越俎不侵官而坐收堯舜其君之效莫善於此夫戰國之季之卜相也猶以所進之人孰臣孰師者定相况翁臺以伊傅周公之心當伊傅周公之任耶此成就君

不書牘

七十六

德第一義也至陰陽消長之際或調之示平或倒之爲用總伏禍機均非至理惟有摘妨賢病國之人運籌主與者放之流之爲第一義而已邇年之故可得而言漢川故亦溺于所聞南昌善用之而祥麟威鳳悉使登朝福清脉正機圓善類時得其力要其最失着處在不能容一南昌而自失其左右手涇陽是非之心本不勝其利害之心而一意用高邑爲御史大夫其裨益世道甚大吾黨之用楚正以倒用失之非芮城

鐵案劇然中分善人蚤已無瞧類矣首春內計已見清明今日惟有守之之法顧踉蹌載道狼心蠶氣實繁有徒守之之人良亦不易漢高威加海內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則勤思猛士固今日之第一義也若南大司徒青瑣固其舊物而斟酌安頓當有微權或彼尚有恩怨未忘之心而我復置之功罪易見之地則我實自瑕授人以隙行見又紛紛矣此處不可不深長思也黃扉之內翁臺爲政而久任高邑以總憲徐登無

不書牘

七十七

錫以王銓邊事責之將吏將吏責之樞臣民窮責之守令守令責之撫按雖百孔千瘡太平日可嘆也抑大中更有恫心者維桑與梓代有魁人匡扶海宇徃昔無論卽清簡恭介猶表表正人芳徽不遠而四明入相以迄馬要慣占下風供人詬詈以一身府正人之詬詈其害猶小以一人壞東南之人材其害滋大匪及翁臺在事力爲轉移浙人幾比于匪人則大興慈憫普爲濟渡翁臺責也亦翁臺之時也然登高而唱亦

須呼應有人丁慎老目下未能出山披沙揀金
惟有劉光祿而已矣亟爲遷擢稍握事柄以助
呼號振頑醒瞶會自有時也真切真切

又

翁臺舉正之領袖也大中之景仰翁臺者匪朝
伊夕矣辛酉之夏嘗扣同鄉人物於敝同年錢
御冷而御冷首及翁臺稱道甚力時敝同年劉
侍御芳在坐其景仰翁臺者亦匪朝伊夕矣而
展覽是牘尤信相顧咄嗟恨不得旦夕以揆席

不書牘

十六之二十

借翁臺也南昌解組以還思翁臺者更切既武
進不安其位而福清又復於計後圖歸劉侍御
旦夕過大中所爲宗社爲舉正相對淡念圖得
翁臺暨潼關當揆者尤迫而揆地無虛席開口
殊難於是復令人乘間通意於福清謂既失南
昌奈何不及時更卜同心爲左右手任則協恭
去亦善後而微聞福清有領之者維時錢牧菴
實與聞其議於是劉侍御則訂其同鄉李侍御
具疏以請而大中訂敝同年方工垣有度爲繼

一時相顧錯愕乃揆地果有鑒除之疑同郡者
聞且欲甘心於不肖也今潼關復受齟齬獨翁
臺首膺特簡以慰輿望卽一時之景仰翁臺者
不止是數人而數人始未寔大中所與聞聊城
明快特甚而人有疑之者聞與南昌善與武進
尤相信此在翁臺之鈞陶中矣吳越之間論論
訛訛側目翁臺者不少知翁臺秉正以副具瞻
他非所問矣大中之爲若輩側目者尤甚網羅
尤密且聞教于君子吾人立朝惟應善心以爲
道不在覲面以樹交故相去僅百里而遙亦不
敢不以迹自遠知翁臺能垂亮也

又

不書牘

十六之廿一

再啓傳陞乞陞者例止列銜並不管事錦承陳
岳恭故璫之姪卽小疏所指居間之人鑒鑒有
據渠亦向大中自供不能淡諱去歲西衙門合
糾之而去近于邸報中見復職見朝殊駭觀聽
而亦寂無有言者是一奇事也斯人之惡大都
與王一鵬等併聞

癸亥五月初一日

與康味澹

試前嘗以牘語奉告老父母矣日者惠顧談及
脉濂試文過蒙獎掖津津不倦感刺感刺然得
無遂班之某某玉樹之間耶學語未成窘幅蹇
步反而自知沐愛逾涯翻露其醜儻其名或反
前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
鄉黨也錄名送府等夷視之使濂兒知淺學之
不可倖邀而鼓其進是大有造於濂兒也使縉
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鼓其進是

不書牘

十六之廿二

大有造於天下之爲縉紳子弟也夫子弟不問
其所詣何如而以父兄故槩觀前列嘻亦太俗
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槩爾前列無論
非寒士所其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
實能文者也 癸亥五月十九日

與周開鴻錢御冷

昨開允康父母持漕規甚堅聞此喜劇連飲數
杯不覺至醉儻有私增耗米教軍爲虐者以打
攪倉場之罪罪之吾鄉之永利也業遣一僕婦

齋年兄所貽翼菴故妾金程探其婦如其夫之
言腹有之非必遺腹也 癸亥六月十七日

與趙凡夫

日者造次脩謁方愧不虔而山簌繽紛欬洽倘
至秋風尊榮之思令人不能已已捧讀專刺獨
坐名山上下千古徵材博用意深矣蒙諾大篆
顯僅走領併以申謝不盡 癸亥六月十九日

與文文起

墓門片石仰荷台慈浸寒呵凍爲之布墨矣復

不書牘

十六之廿三

觀於茂樾冰簟間特丐丹書不幾以無厭見讓
乎過蒙不棄寵及先人且寵及於萬世而下弟
不能以六尺雖康頂踵何以爲報耶 癸亥六月十九日

與周開鴻

日來康父母持漕規頗堅而衛軍亦持而不相
下行百里者半九十掘井亦幾于九仞矣儻於
漕規小溢而借昔年濶倒以自寬猶五十步之
走也不可爲承例頗有爲申文之說者聞章魯
齋之在華亭且未事而先以漕規申也弟不諳